

陈玉龙：修理相机的帅哥

一期一会

本报记者 竺捷

中山东路漫书城一楼有家“大龙数码”，主要卖各种摄影器材，店老板叫陈玉龙，不仅对各种器材性能了如指掌，对镇江摄影圈里的人和事也很熟悉。

这一切还要从镇江罗马假日婚纱摄影说起。从技校毕业后，陈玉龙1998年来到这里，进入彩扩部门工作。那时的“罗马假日”位于华联商厦一楼，分为冲印彩扩、器材零售、婚纱摄影三部分，占地面积不小。当时还处于胶片时代，彩扩的业务量很大，具体而言涉及冲洗、放大、证件照，虽然小陈以前并没有接触过摄影行业，但他悟性高，耐心跟着老师傅学，很快就能独当一面了。

2001年11月28日，小陈被派到扬州掌管一家彩扩分店，新店位于扬子江路时代超市。那段时间“罗马假日”极力在全省拓展业务，扬州、苏州、泰州和淮安先后开设了分店，而且扬州的分店一下子开了四家，可见当时生意有多好。各地都将镇江的总店视为样板店或旗舰店，争相前来观摩和取经，据说那时“罗马假日”的彩扩份额在全省都能排在前列。

不过这一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，由于数码摄影的异军突起。2001年左右，市场上逐步有了数码相机，一开始30万像素，后来80万像素。2004年尼康D70数码单反

反问世，它有610万像素，售价高达万元，那时小陈每月工资1500元，也就是说要积攒半年多才能买，可以说是一款很牛的相机了。还是在扬州，小陈结识了一位会修数码相机的董师傅，这给他带来了不少启发和思考。鉴于当时数码相机广阔的市场前景，2005年小陈毅然辞职，一门心思去学修理技术。

董师傅很上路子，将小陈介绍给他的师兄弟——上海环龙摄影器材城的小伙伴们。这家商场位于上海火车站南广场东侧，主营相机、镜头以及周边产品，一下火车就能看到，玩摄影的朋友估计都知道这个地方。小陈在里面待了一年半，终于把技术学到了手。2007年踌躇满志的他回到镇江，准备大干一番，经资深摄影人陈大经介绍，小陈在商业城的彩扩部安顿下来，主要维修相机。当年我市相机修理业是什么状况呢？要论修理机械相机，那还要数老潘和老屠，他们绝对是老把式，从业经验丰富；但要说修理数码相机，还真只有小陈一枝独秀了。

准确地说，小陈预见商机，并且一把抓住，这也成为他日后创业的基石。那时数码相机价位已经下来，从几百到数千元不等，在家庭中十分普及。小陈的服务宗旨是：小毛病立等可取，大问题两三天解决，尽

量帮用户节省时间，果然这一招赢得了很多客户的好感。他在商业城前后修了十年相机，前五年可谓蜜月般的黄金期，后五年则是痛苦的过渡期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智能手机的拍照功能提升太快，直接将数码相机淘汰出局了，而且这种淘汰完全不是一个行业内的竞争，更像一种降维打击。

面对市场的快速更替，2017年陈玉龙选择主动出击——进驻数码港单干，当时地点还在人民电影院旧址，他的想法是大家扎堆可能生意会好点。确实如此，那里有好几家在卖相机，小陈和他们相比往往处于劣势。但他并不气馁，而是将自己的修理优势一步步发扬光大，当时除了卖、修，还以旧换新，回收置换，生意做得很活，甚至还做投影仪。再加上以前一批老客户的捧场，

日子也还不错：2018年市场逐步回暖，谁料2019年底疫情开始了，整个相机市场都在收缩……

2020年底，数码港搬到漫书城，85%的商户都搬了过来。面对一个更为整洁舒适的销售环境，大家的精神为之一振。陈玉龙找了一个紧靠自动扶梯的好位置，并将店面改造升级，让人一眼就能找到。面对前途未卜的未来市场，陈玉龙好像并不缺乏信心和底气：现在是全民摄影时代，当拍照成为刷存在感的重要方式，关系到一个人的脸面形象时，相机也找到了更好的存在理由。比如出门旅游，用手机拍照似乎总感觉比微单或单反拍摄矮了半截。他相信，随着大众摄影水平和欣赏眼光的提升，相机的修理和维护，应该与手机一样，也是一种刚性需求。

小橘灯

文/贾天睿

灯是能够发光的，也能够给人温暖与信心。有灯为我照亮前行的路，心中便多了一道光。

在我的书桌上，稳稳地坐着一盏小灯。白色的罩子被我擦得雪亮。白天，它乖乖地坐着，光滑的罩子映照着阳光，反射出几道细细的光线。晚上，它亮起橘红色的浅浅灯光，格外地暖人心。就这样，我一天坐着，它一夜夜亮着，陪伴着主人一起学习。

在这浅浅的灯光下，我每天翻动书页。一张一张翻过，就像时光一点点慢慢划过，只听到轻轻“哗”的一声，时间就这样白驹过隙。我的小台灯亮了六年，我也坐了六年，翻过了不知多少书页，流去了光阴似乎已经不可计算。

小台灯刚来到我房间时，是放在床头，那些天，我对新来的台灯爱不释手，每晚都在它的灯光下熟睡。后来，由于学习任务不断加重，小台灯便移到了书桌上，为我照亮书本。我的字迹在灯下逐渐变得清晰有力，作业也开始越来越工整完美，还受到了老师的夸奖。我笑了，看着小台灯，它似乎也微微扬起了嘴角。在前进的路上，总有那么一线橘色的灯光在照耀。

我叫它小橘灯，是看了冰心的诗集后。抬头瞧瞧，这是多么暖心的光。犹记得两年前一次重要的练习失手，父母、老师口中难免有些许的失望，但最失落的还是我。趴在书桌上，我很是沉闷与委屈，自己还从未如此失败过！我想，想着想着，浓重的困意袭来我竟睡着了……

睡梦中，一切烦恼皆化作虚无。我醒来后，望望钟，过去了一个多小时，又望望小灯，它仍然用那淡淡的光晕笼罩着我。我看着小灯，顷刻间，我笑了：就算跌倒，也会爬起，没有最后的失败，就看你愿不愿意爬起来。而且就一次失手，又算得了什么？

我把灯调亮，拿出书来，一页页翻着。即便再落寞的人，也总能找到一盏灯为伴，总有灯罩着失落的前行者。其实，每个人都有两盏灯，一盏在前方指路，一盏在心中发光。前者给人方向，后者给人力量，正如小橘灯和我。



陈玉龙调试相机 竺捷 摄

秀丽的坡山村

文/王义静

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生处有人家”，这是唐代诗人杜牧《山行》中的诗句，用在皖南的坡山村恰如其分。

前不久，我们一行10多人慕名自驾来到了藏在云雾里的坡山村。坡山村位于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杞梓里镇。坡山村海拔420米，常年云遮雾绕，以壮丽的云海云雾出名，可谓是雾里藏娇，曾被央视报道过，也曾被评为省级美丽乡村、中国传统村、黄山市十佳摄影基地。坡山村的村民居住在山上，靠耕种坡地为生。全村有10个村民小组，360户，1100多亩耕地，是个典型的皖南山区村庄。

下了车，我们入住四季海生态农庄，此时已是下午3点，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出门观看美景。这天天气晴朗，

碰巧没有什么大雾，向远处瞭望，山上山下树木郁郁葱葱，零散的白色村庄随山峦起伏点缀其中，朦胧中，有深绿浅绿，深黄、浅黄和土黄。山涧还有一条蓝水河，山水相依，景色秀丽，各种色彩，交相辉映。近看农田成畦，有菜畦，还有茶畦，一行行玉米苗亭亭玉立，一切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。

据当地人介绍，山上植被多为马尾松、毛竹、茶树以及各种果树等品种。因四面环山，加之谷底拥有一条昌源河，所以一年四季水分充足，形成独特的地理小气候。“村在云雾中，云雾在村中”就是对坡山村的真实写照。

有位村民热情地向我介绍：“坡山村四季分明，植被

完好，风景秀丽。春天一片金黄，漫山遍野开满油菜花；夏天变幻的云雾如仙境一般，向日葵满山间；秋天菊花、红枫、银杏等争奇斗艳，五彩缤纷，还有柿子、板栗、小核桃，摘下来就可以吃；冬天的雪景晶莹剔透，银装素裹，再配以绝美的云海，可以说一年四季如诗如画，是摄影爱好者的最佳选择。”

我们顺着一条宽阔的水泥道路向前走，不经意间来到了排列整齐、临坡而建、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村庄。这里民风淳朴，每家每户的大门敞开，看上去干净整洁，门前建有凉亭或凉台，亭台前鲜花怒放。居民的墙壁上有着不同的农耕画面。筛子、石磨也成为墙上的装饰品，亭柱子上串串玉米棒成

了凉亭的闪光点。

夕阳西下，落日的余晖即将散尽，山坡上的农舍亮起了屋灯。农舍的屋脊上升起了袅袅炊烟。待我们回到临时住所时，农庄的主人已为我们备好了一桌丰盛晚餐。吃完晚饭，我独自一人站在农庄门口的路边，静静地眺望着远方，一片漆黑的山坡上唯有山村的灯光在闪烁，犹如灰暗天空中呈现出的稀少明星，整个山坡酷似仙境。余下的除了安静还是安静，这是一种远离喧嚣的安静，是一种与城市不一样的夜景！

云遮雾绕的坡山村，如同“锦织”般美丽，在乡村振兴之路上展现出新农村的勃勃生机。